

美國最佳暢銷書

作家邁克爾·布萊克本人根據本書改編的同名電影榮獲 91 年第 63 屆奧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導演等七項大獎，風靡全球。

与狼共舞

. 45
32

軍事譯文出版社

与狼共舞

〔美〕迈克尔·布莱克 著
陈 刚 肖永春 译
高峰枫 林东威
孔令锦 校

军事译文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登记号:121

与狼共舞

〔美〕迈克尔·布莱克 著
陈 刚 肖永春
高峰枫 林东威 译
孔令锦 校

*

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安外黄寺大街乙1号)

邮政编码:100011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9 字数:160千字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

ISBN7—80027—161—7/E·39

定价:4.50元

目 录

第 一 章	醉酒少校的第一道命令·····	(1)
第 二 章	卡吉尔上尉被迫撤退·····	(12)
第 三 章	邓巴尔中尉的单人营房·····	(15)
第 四 章	波尼人的突然袭击·····	(18)
第 五 章	脱离建制的美军军官·····	(23)
第 六 章	单人匹马重建要塞·····	(34)
第 七 章	孤寂中的不速客“白爪”·····	(39)
第 八 章	科曼契人返回草原·····	(43)
第 九 章	“斗牛士”儿子与“雪亮的人”·····	(51)
第 十 章	印第安人中的白人妇女·····	(61)
第 十 一 章	“风火雷”盗马未成·····	(64)
第 十 二 章	克里斯汀殉夫遇救·····	(71)
第 十 三 章	邓巴尔初闯印第安村落·····	(87)
第 十 四 章	科曼契人回访美军中尉·····	(98)
第 十 五 章	邓巴尔应邀会见“熊王”·····	(110)
第 十 六 章	神舞会前的克里斯汀·····	(117)
第 十 七 章	困难重重的英语对话·····	(134)
第 十 八 章	邓巴尔中尉生吃野牛肉·····	(146)
第 十 九 章	和科曼契人一道野餐·····	(162)
第 二 十 章	邓巴尔被称为“与狼共舞”·····	(172)
第 二 十 一 章	在“百灵子”家里正式作客·····	(184)
第 二 十 二 章	神医探求白人的策略·····	(190)
第 二 十 三 章	邓巴尔中尉奇异的梦·····	(201)

第二十四章	“与狼共舞”要求参加远征·····	(209)
第二十五章	违背族俗的偷偷相爱·····	(216)
第二十六章	仅次于神的最好的人·····	(229)
第二十七章	按科曼契风俗举行婚礼·····	(243)
第二十八章	原始森林里的大屠杀·····	(250)
第二十九章	邓巴尔成为美军囚犯·····	(259)
第三十章	“熊王”老人给予的新启示·····	(272)
第三十一章	不可避免的永远消亡·····	(281)
后 记	·····	(283)

第一章 醉酒少校的第一道命令

1

邓巴尔中尉并没有真正被吞没，这不过是他脑海中出现的第一个念头。

一切都浩瀚无际。

头顶上晴空万里，天色一碧，脚下是海洋般波浪翻滚的草甸，一望无际。眼前除了绿浪再没有其它的景物。没有大道，连大蓬车的辙迹都没有，唯有空荡荡、平坦的旷野。

一股漂泊之感使他的心奇怪地、深深地蹦跳起来。

邓巴尔中尉坐在平坦、宽敞的座位上，身体沿着草原滚动。他的思绪集中在他那狂跳不止的心上。他感到一种快意，不过并没有热血奔涌，相反却很平静。这就保证了他大脑的清醒和十分愉快地工作。他力图想找出几个词儿来描绘他的情感，可是大脑中的词语变化不定，却固定不下来。

出发后的第三天，他脑子里才跳出一个声音：“这是去朝圣”。现在看来这句话真是恰如其分。只是邓巴尔中尉从不信仰宗教，即使这句话很对，但他也不知道怎样去理解它。

要不是邓巴尔中尉被眼前的情景弄得如痴如迷，他也许会作一番解释，现在陶然其中，他也就不想去解释。

邓巴尔中尉坠入了情网。他爱上了这个充满野性、美丽如画的山野和其中的一切。这是人们梦想对他人产生的那种爱情：无私又毫不怀疑，永恒且满怀敬意。他的心灵经历了一次

升华，心脏蹦跳不止，或许这正是这位刚毅英俊的骑兵中尉联想到宗教的缘故。

他从眼角看见泰猛斯把头一偏，不知是第几口痰吐进齐腰深的草丛里。痰水老是不成线，沫星四溅，气得车夫对准自己的嘴巴就是一击。邓巴尔没说什么，不过他内心里对泰猛斯不停地吐痰稍有不快。

这种行为虽然没有大碍，却令他恼火，就跟老是看一个人抠鼻子一样。

整个早上他们都并排坐着，因为邓巴尔处在上风口位置。他们相距二三英尺，正好一丝断断续续的微风吹来，邓巴尔中尉才嗅不到泰猛斯身上那种气味儿。邓巴尔不到三十岁，却已经嗅惯了死亡的气息，没有任何事比死亡更糟糕了。但死神对泰猛斯、邓巴尔则无计可施。一旦气流转变了方向，泰猛斯身上的那股浓烈的臭味就会象一团无形的乌云笼罩着邓巴尔中尉。

遇到风向不正，中尉就溜下座位，爬到堆在车厢里象山似的补给品上面，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有时他跳进高高的草丛里，解下“希思柯”马，纵缰向前一两英里。

现在他正瞅着走在车后面的“希思柯”马，它的鼻子心满意足地埋在饲料袋里，身上黄黄鬃毛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邓巴尔看着他的马微笑了，真希望马匹能活得和人一样长久。若有运气，“希思柯”还有十一二年的活头，接着会有其它的马来接替。可是他与“希思柯”有缘份，它死后，不可能有别的马会取代它。

当邓巴尔中尉注视它的时候，这匹个头稍小的黄马突然抬起头来用它那琥珀色的眼睛，瞅了中尉一眼，尔后又低下头去嚼草料。

邓巴尔在座位上端正姿态，一只手伸进上衣口袋，掏出一张折叠着的任命书，心中郁郁不安，因为上面写着对他的委任。自从他离开黑斯要塞后，他那双黝黑、无神的眼睛已经扫视过那张任命书六七遍了，可是不管研究多少次，依旧心中茫然。

他的名字被拼写错了两处。那位满口酒气的少校签发命令后，又笨手笨脚地用袖子在未干的墨水上擦了一下，签字被弄得一塌糊涂。命令上也没填写日期，还是邓巴尔中尉上路后自己填进去的。他用的是铅笔，与少校的钢笔草书和印刷字体很不协调。

邓巴尔中尉面对这份任命书叹了口气。它根本不象一份军队的委任状，却更象一张废纸。

与那位满嘴酒气的少校的会面实在蹊跷。看到这份委任状，他就想起了它的来历，因而更加不安。

他急于上任，一下火车，就从车站直接赶到总部。他到达总部后，直到当天下午爬上马车，坐到一身臭气的泰猛斯旁边之时，少校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与他交谈过的人。

少校那双充血的眼睛注视了他良久，最后才开口，不无讥讽地问道：“打印第安人的，是吗？”

邓巴尔中尉从来没有见过印第安人，更不用说与他们作战。

“是。不过，不是现在，长官。我相信我可以战斗。”

“你是个斗士，嗯？”

邓巴尔中尉没有回答，他们彼此一言不发地凝视对方，似乎过了很久，少校才提笔。他写字时用力很猛，也顾不上太阳穴两边汗如雨下。邓巴尔看见他几近秃光的头顶上冒出的油点上凝集成汗。少校仅剩的几缕头发油光光的紧贴着头皮。这

种仪表使邓巴尔中尉想起某种不健康的東西。

少校草书命令的过程中只停了一次。他咳了一口痰，吐进办公桌旁边的一个肮脏的桶里。那时邓巴尔中尉一心指望早点结束这次谈话。与这个人打交道，真让人恶心。

邓巴尔中尉来访的时机正巧。少校多年来神志健全的大脑，仿佛是由一根最纤弱的线连结着，而这根线在邓巴尔走进办公室前十分钟终于崩断了。少校一直平静地坐在办公桌前，双手环抱，飘飘然忘乎所以。他历来官运不济，只有在向那些唯唯诺诺身分低微的人发布可怜的命令时，偶尔获得一些补偿。多少年来未获晋升，多少年来孤身一人，多少年来借酒消愁，今天在那一刹那间魔术般地烟消云散了。凡布诺少校苦熬的日子终于结束，他得到了一个美好的差司。晚饭前他被委任为黑斯要塞的最高长官。

少校写完委任状交给邓巴尔中尉。

“我派你驻扎塞支维克要塞，你可直接向卡吉尔上尉报到。”

邓巴尔中尉低头盯着字迹潦草的委任状。

“是，长官。我怎样才能去哪里，长官？”

“你认为我不知道吗？”少校严厉地说。

“不，长官，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我不知道去法。”

少校的身体向椅子后面一仰，双手插进裤子口袋，自鸣得意地笑了。

“我不怪你，我满足你的要求。有辆满载物资的马车马上就走。你找到那个叫泰猛斯的农民，和他一块出发。”他又指着邓巴尔中尉手中的纸说：“我盖的印章，将保证你安全通过150英里的印第安人的领地。”

邓巴尔中尉从当兵的第一天起就知道不要去追问校级军

官的怪癖行为。他潇洒地敬了个礼，答道：“明白，长官。”转身走了。他找到泰猛斯，又急冲冲地跑回火车站领来“希思柯”马，不到半个小时，他们已驶离黑斯要塞。

此刻，他在 100 英里以外的荒径上凝视着手中的委任状，心想，也许一切都会变好的。

当他感觉马车放慢了速度，车却停下来了，泰猛斯正盯着附近野牛草中的一样东西。

“看那儿。”

离车不到 20 英尺的草丛中有块白花花的東西。于是二人下车来看个究竟。

原来是个骷髅仰视着天空，枯骨白得耀眼。

邓巴尔中尉在白骨旁跪下，野草从骷髅的骨缝中长出。十几支利箭插进地里，好象座垫上的大头针。邓巴尔拔出一支放在手中转来转去。

在他用手指拭擦箭杆时，泰猛斯在身后嘀咕道：“东部人还会纳闷，‘他怎么不留下点什么呢？’”

2

当晚大雨倾盆，却又时猛时弱，夏季的暴雨就是如此，似乎没有其它季节的暴雨那么潮湿。这两个旅行者，舒舒服服地睡在盖着防雨布的马车里。

第四天照例平安无事，接着是第五天、第六天。邓巴尔中尉见不着一头动物，更没有野牛，他有点失望。泰猛斯说，兽群有时就会消失，有时就会突然出现，就象蝗虫一样成群结队，铺天盖地。

他们也没有看见一个印第安人，对此泰猛斯却没有解释。

他倒是说，如果他再看见印第安人，就有点冤家路窄了，他们最好别跟这些强盗和乞丐纠缠在一起。

到了第七天，邓巴尔已经无心再听泰猛斯的唠叨了。

离目的地剩下最后几英里时，他越来越多地考虑他到任的营地。

3

卡吉尔上尉在精心剔牙，两眼上翻，全神贯注。他突然意识到什么，紧接着皱皱眉头。

他想：他妈的，又跑掉一个。上尉愁眉苦脸地先望了望阴冷的土砌营房的一面墙，又望了望另一面墙，真是空空如也，简直就是个牢房。

营房，他不无揶揄地想到，什么鬼营房。

一个多月来，人人都用这个词，包括上尉。他说的时候毫无羞耻之感，当着部下也一样。部下当着他的面也说。不过这不是同伴之间的开心玩笑话，而是真心实意的诅咒。

目前事事不顺。

卡吉尔上尉把手从嘴边移开。一个人坐在阴暗的鬼营房里，听着周围的声响。房外静悄悄的，这种寂静令卡吉尔伤心。在正常情况下，房外应该满是士兵操练的嘈杂声。可是许多天来已不再操练，上尉却无能为力。这正是他的伤心之处。

他聆听着周围可怕的寂静，知道自己再也等不下去了。今天他不得不采取他一直害怕的行动。即使它意味着耻辱，或者毁掉他的前途，甚至更糟，也在所不惜！

他竭力不去思想“更糟”的情况，心事沉重地站起身来，一边向门口走去，一边扣上衣的一颗松动了的扣子。扣子却断了

线，掉在地板上。他没有去拾，因为拾起来也没有线再钉上。

他迈步走进明亮的太阳光底下，他最后一次想到应该有一辆从黑斯要塞来的马车停在院子里。

但没有什么马车，有的只是眼前这块凄凉的土地，不值得取名的破地方，塞支维克要塞。

卡吉尔上尉站在他的那间土砌营房的门口，看上去好象喝醉了酒刚醒。他没戴帽子，无精打采。他正最后一次察看四周。

松垮的畜栏里一匹马都没有，不久前那儿还养着 50 匹马。在这两个半月里，马匹被偷走，换了新的，又被偷走。科曼契人将马偷得一匹都不剩。

他的目光扫视到对面的仓库。除了他那鬼营房之外，这是唯一的另一栋建筑。从一开始施工时就不行，谁也不懂怎么用土建房子。房子建成二星期后，一大块屋顶就塌陷下来。有一堵墙倾斜得十分厉害，似乎根本就无法站直，肯定很快就会倒塌。

“去他妈的吧！”卡吉尔上尉忍住呵欠，心里想着。

仓库空空如洗，大半个月来一直如此。他们靠吃剩下的一些硬饼干和在草原上猎取的兔子和珍珠鸡过日子。他热切盼望野牛回来，一想到肥油油的牛排，他就不禁口水直流。卡吉尔抿抿嘴唇，强忍住眼眶里突然冒出的泪水。

没有东西可吃。

他走过 50 码的空地，来到紧靠塞支维克要塞的山崖边，凝视山下 100 英尺处静静地流着的小溪。溪流的两岸盖着一层驳杂陆离的垃圾。虽然没有上风，但是，人的粪便和腐烂的乱七八糟的杂物混在一起的臭味还是飘进了上尉的鼻孔。

上尉的目光迅速移向山崖的缓坡那边，这时，两个人从山

坡上麻麻点点掘挖的二十来个猫儿洞的两个洞口露出身子。这两个脏兮兮的人站在明亮的阳光下眨眨眼睛。他们目光阴沉地凝视着上尉，既没有敬礼，也没有向卡吉尔打招呼。两个士兵又钻回洞子，似乎他们的指挥官逼他们进去，留下上尉一个人孤零零站在山崖顶上。

他回想起 8 天前，他的部下推举的代表，向他提出的要求，事实上是正当的，也是必要的。但是上尉没有作出裁决。他仍然希望马车能来，他觉得这是他们的责任。

8 天来，大家都不跟他说话。除了下午打猎，士兵们都呆在洞口旁边，彼此一言不发，也极少露面。

卡吉尔上尉转身返回他那鬼营房时，中途又停住。他站在院子当中看着自己裂开口的马靴。思考了片刻，他嘟哝道：“就现在”，沿原路折回。他走上山崖边时，脚步轻捷。

他连喊了三声格斯特下士，有个洞口前才出现动静。洞口先是出现了穿着无袖上衣瘦骨嶙峋的肩膀，然后是一张疲倦的脸向上望去。这个士兵突然一阵咳嗽。卡吉尔等他咳嗽停下才说话。

“5 分钟内将所有的人员集合在他妈的营房门前。所有的人，包括不能出勤的人。”

这个士兵用手指轻轻地敲了敲自己脑袋的一侧，然后从洞口消失了。

20 分钟以后，塞支维克要塞的全体人员集合在卡吉尔破屋前平坦、空荡的院子里，他们看上去不象士兵，更象一帮受到残酷虐待的犯人。

他们总共 18 名，最初是 58 名。有 33 人翻过山梁，到草原去碰运气去了。卡吉尔派过一队 7 人的马队去追那帮逃兵。也许他们死了，或者他们也当了逃兵。他们再也没有回来。

现在只剩下了 18 个可怜的士兵。

卡吉尔上尉清清嗓子：

“我为你们坚守岗位感到自豪，”他开口说道。

这队傻瓜一声不吭。

“收拾好武器，还有想从这里带走的東西。准备完毕，我们立即返回黑斯要塞。”

他的话还没说完，这 18 个人就已经行动起来，象醉汉一般你推我搡，跑向山下的猫儿洞，好象他们不迅速行动，上尉就会改变主意似的。

不到 15 分钟，一切准备完毕。卡吉尔上尉和他的部下慌里慌张地闯进大草原，踏上了向东返回黑斯要塞的 150 英里的征途。

他们离开后，这个被遗弃的军事要塞完完全全地沉浸在寂静之中。5 分钟内，一头狼出现在塞支维克要塞河对岸，它停下来，嗅了嗅迎面吹来的风。它想最好别理这个鬼地方，于是向前走去。

这座最偏远的军事前哨，一个准备把文明推进到荒原深处的庞大计划的前锋被完全彻底地抛弃了。军人认为这只是一次挫折，进一步的扩张只有推迟到南北内战行将结束，等到有足够的力量设置一连串的要塞，那时，他们还会回来的。但是现在塞支维克要塞有记载的历史可悲地终止了。然而塞支维克要塞历史上失落了的一章，唯一的称得上辉煌的一章才刚刚开始。

对邓巴尔中尉来说，天亮得真快。他睁开眼睛时，脑子里

已经在考虑塞支维克要塞。他不经意地注视着头顶上车蓬的木板。他在想卡吉尔上尉和他的部下，要塞的设置，还有他的第一次巡逻，以及此刻大脑里兴奋地掠过的数不清的其它事情。

他将在这天到达驻地，以实现在边塞卫戍的梦想。

他掀开被子，从车底下钻了出来。在晨曦中哆哆嗦嗦地穿上马靴，不耐烦地跺来跺去。

“泰猛斯，”他弯下腰去，低声叫道。

满身臭味的车夫睡得正酣。中尉用脚尖蹭他。

“泰猛斯。”

“啊，怎么啦？”车夫惊慌地坐起身，哭丧着说道。

“上路吧。”

5

卡吉尔上尉的队伍，到下午时才走了不到 10 英里。

大家的士气也有所提高。他们高高兴兴地大声地唱着歌，大步穿越草原。听到歌声，卡吉尔上尉的精神也兴奋起来。歌声极大地增强了他的信心。如果需要的话，他的部下可以面对行刑队视死如归。他面带微笑地抽完他的最后一支雪茄，他确信他是作出了正确的决定。

他踏着开阔的草地，一股久违的满足感油然而生。这是一种率领士兵的满足感。他又能象一个指挥官那样地思考问题了。他期望一次真正的行军，一支骑兵纵队组成的行军。

我现在就分成两翼，他沉思道，北面和南面必须相距整整 1 英里。

他的大脑在想到两翼队伍时，他真的向南望去。

随后卡吉尔转过头。他永远不知道如果他的两翼骑兵此刻向南挺进 1 英里的话，他们将发现有情况。

他们将发现两个旅行者停下马车，正在一道浅浅的溪谷里扒拉一辆被火烧毁的马车残迹。一个人浑身臭味，另一个是身穿军装刚毅英俊的小伙子。

然而，因为没有两翼骑兵，这一切都没有被发现。

卡吉尔上尉的队伍，坚定地 toward 黑斯要塞挺进，一路上歌声嘹亮。

在短暂停留后，年轻的中尉和他的同伴又回到马车上，继续向西部塞支维克要塞赶去。

第二章 卡吉尔上尉被迫撤退

1

卡吉尔他们出发后的第二天，就从约十来头一群的野牛中，打死了一头肥母牛。他们休息了几个小时，饱餐一顿印第安风味的肥美牛肉。大家执意为他们的上尉烤一块牛背上的肥肉，上尉接过牛肉来，眼里闪着幸福的泪花。他咬下一口鲜美的牛肉，顿时溶化在嘴里。

这支队伍运气不错。在出发后的第四天中午时分，他们遇见了一个庞大的军事考察组。负责的少校从卡吉尔部下的外表上，一眼看出了他们经历过磨难，同情心油然而生。

借到了6匹马和一辆运输病号的马车后，卡吉尔上尉的队伍快马加鞭，4天后就到达了黑斯要塞。

2

事情有时候就是这样，我们最害怕的事情结果对我们最没有伤害，卡吉尔上尉遇到的正是这种情况。他根本没有因为丢弃塞支维克要塞而遭逮捕。他的部下几天以前几乎都想推翻他，而现在士兵们却一致称赞卡吉尔上尉，说他是他们可以充分信赖的指挥官。他们集体证明：没有卡吉尔上尉，他们就不可能活着回来。

驻守边远地区的军队，给养不足，士气低落，几近崩溃。人